

5-上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涵題

章

錦

局

書



袁公歆大叙七軍



曹文和料敵決勝

下邳城  
曹操  
鏖兵



董國舅內閣受詔

第一才子書卷十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使劉備於漏書之後而小沛之戰為布所殺則操必曰非我也布也及令備當淮  
南之衝若其放走呂布而操殺之則又必曰非我也軍令也欲使他人殺之而無  
其隙構呂布則有其隙矣欲自殺之而無其名違軍令則有其名矣操心中步步  
欲害玄德而外面却處處保護玄德乃玄德心中亦步步提防曹操而外面亦處  
處逢迎曹操兩雄相遇兩智相對使讀書者驚心悅目玄德常曰元龍河海之士  
豪氣未除又曰元龍如臥百尺樓上則元龍之為人其英爽高明可知乃英爽高  
明之人而亦喜於用詐何也曰兵不厭詐亦在用之得其宜耳不當詐而不詐則  
有不欺人之羊叔子當詐而詐何妨有善騙人之陳元龍

或曰玄德既知丁原董卓之事何不勸操留布以為圖操之地予曰不然操非丁  
原董卓比也操不殺布則必用布用布則必防布既能以厚利結之而使為我用  
又能以術牢籠之而使不為我害是為虎添翼也操之周密不似丁董之疎虞玄  
德其見及此乎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為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母同乎曰不同牙為利  
也安為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為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

不為過也。雖然呂布之戀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惟玄德為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云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曹家人截嫁攔婚。並非拉着香囊酒吃。呂家女空回白轉。不為少了開門錢。來前日長如釘。韓胤是獨桌請了媒人。今番火炬燒下邳。是打燈接着新轎。軍中得勝。誠疑是娶親的奏樂人。馬前大纛旗權當迎女的。展閨帳國丈自馱着貴妃出走。不顧辱沒了東宮皇帝。更不教太子親迎。只為惡識了天使。伐柯詩咏成破斧。待大媒的是刀鋸。不是酒漿。血光星犯着紅鸞。戰通霄的是疆場。不是枕席。此數聯皆絕倒。

將欲和人戒酒。先特邀人飲酒。張飛何其有禮。從未請人吃酒。便白白教人斷酒。呂布大是不情。自要吃酒。却怪他人不吃酒。張飛怪得高懷。自不吃酒。却怒他人吃酒。呂布怒得沒趣。送酒是好意。侯成遇張飛。定當引為心腹。拒酒是蠢才。曹豹與呂布果然可稱翁婿。先飲酒後領棒。以醉人受醉棒。曹豹之痛好耐。既折酒又折棒。打醒人。侯成之恨難消。張飛借老曹打呂。實不曾打老曹。呂布為眾將打一。是分明打眾將。張飛戒飲之飲。比不戒飲之飲愈多。翻覺戒飲為多事。呂布禁酒之害。比害酒之害更甚。可為禁酒之大懲。戒氣勝戒酒。張飛但當戒一己之鞭。

357.453  
6526  
19  
15

答禁酒如禁色呂布安能禁眾人之夫婦張飛殺過一夜酒醒明日便戒酒不成  
倒便宜了醉漢呂布打散他人筵席自家竟與酒永別活斷送了醒人張飛徐州  
之失還當以酒解其悶呂布白門樓之死誰能以酒奠其魂此數聯又絕倒

却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呂布自擊張飛寨關張各出迎戰玄德引兵兩路接應

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關張兩軍皆潰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今日狼狽奔回則知前日不當盡出城外下寨呂

布趕來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呂布隨後也到城上欲待放箭又恐射了玄

德敘事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把門將士抵敵不住都四散奔避呂布招軍入城玄

德見勢已急到家不及只得棄了妻小此卷中以玄德棄妻劉安殺妻呂布棄妻相對成趣穿城而過走出西門匹馬

逃難又失了小沛城此城凡三得三失矣呂布趕到玄德家中糜竺出迎告布曰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

今與將軍爭天下者曹公耳玄德常念轅門射戟之恩不敢背將軍也今不得已而

投曹公惟將軍憐之語亦動聽布曰吾與玄德舊交豈忍害他妻子前布與袁術戰時玄德曾遣雲長助之故今以此相報耶

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去徐州安置為後糜竺之登城拒布伏案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留高順

張遼守小沛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關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往山中住筆

應前亦便伏筆照後且說玄德匹馬逃難正行間背後一人趕至視之乃孫乾也孫乾先至關張懷來叙法參差有致玄

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妻小失散為之奈何先說兩弟後說妻小妙孫乾曰不若且投曹操以圖

後計玄德依言尋小路投許都途次絕糧嘗往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

飲食。絕勝重耳過衛時。先寫此句。為後劉安殺妻供食作引。一日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問其姓名。乃獵戶劉安。

也是喜。當下劉安問豫州牧至欲尋野味供食。一時不能得。野味難得。不若家味之便。乃殺其妻以

食之。奇絕。古名將亦有殺妻饗士者。婦人不幸生亂世。使命如草菅。哀哉。玄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為飲食。更奇。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人有溺愛悍妻者。但知妻是肉。不知妻是狼。乃當以劉安之法處之。若在懷內查言之。當名曰獅子肉。玄德不疑。遂飽食了一頓。曹操在呂伯奢家誤認猪是主人。玄德在劉

內。玄德飽吃了一頓人肉。不食猪肉者。反是惡人吃人肉者。反不食為好人。天晚就宿。不知劉安此夜如何睡得着。至曉將去。往後院取馬。忽見一婦人殺

於厨下。不意取馬。反忽見狼。臂上肉已都割去。非宵深得此一臂之力。玄德鞭肉可復生。此婦臂肉安得復生耶。玄德驚問。方知昨夜食者

乃其妻之肉也。設或不見不問。則劉安終不使玄德知之。其立念比殺妻饗士者更奇。玄德不勝傷感。洒淚上馬。劉安告玄德曰。本

欲相隨。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遽行。孝子。又是玄德稱謝而別。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

日。一彪大軍來到。玄德知是曹操之軍。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與曹操相見。不必直到許都。即於途中相遇。

貝說失沛城散二弟陷妻小之事。操亦為之下淚。悲。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

事。其事甚奇。不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千金賈駿骨。百金謝狼肉。一上黃金。一飽劉君腹。劉

又當野味。請客也。軍行至濟北。夏侯淵等迎接入寨。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臥病未痊。文好

操臨臥處視之。令先回許都調理。好安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探馬回報云。

呂布與陳宮臧霸結連泰山賊寇。共攻兗州諸郡。照前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

城。操親提大軍與玄德來戰。呂布。伏後前至山東路近蕭關。正遇泰山寇孫觀吳敦

尹禮昌狶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操令許褚迎戰。四將一齊出馬。許褚奮力死戰。四

將抵敵不住各自敗走。操乘勢掩殺。追至蕭關。探馬飛報呂布。此可是時布已回徐州。

欲同陳登往救小沛。小沛休矣令陳珪守徐州。徐州休矣陳登臨行。珪謂之曰。昔曹公曾言東

方事盡付於汝。今布將敗。可便圖之。照應前文登曰。外面之事。兒自為之。倘布敗回。父親

便請糜竺一同守城。休放布入。兒自有脫身之計。埋伏後文珪曰。布妻小在此。心腹頗多。

為之奈何。思慮周匝登曰。兒亦有計了。是父是子乃入見呂布曰。徐州四面受敵。操必力攻。我

當先思退步。可將錢糧移於下邳。只說錢糧不說妻小妙甚倘徐州被圍。下邳有糧可救。主公盍早為

計。布曰。元龍之言甚善。吾當并妻小移去。此可待也遂令宋憲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

移屯下邳。妻小休矣。此處點出宋憲魏續筆法。開路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到半路。登曰。容某先到關

探曹兵虛實。主公方可行。此關休矣布許之。登乃先到關上。陳宮等接見。登曰。溫侯深怪

公等不肯向前。要來責罰。反問得妙宮曰。今曹兵勢大。未可輕敵。吾等緊守關隘。可勸主

公深保沛城。乃為上策。陳登唯唯。至晚上關。而望見曹兵直逼關下。乃乘夜連寫三

封書。拴在箭上。射下關去。書中約他放火為號。殺入關中也。此處尚不說明次日。辭了陳宮。飛馬來見呂布曰。關上

孫觀等皆欲獻關。某已留下陳宮把守。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又反問得妙。蓋孫觀等皆新結之寇。且又新敗

而陳宮定為呂布心腹。故必作如此語。以誘布。非公則此布曰。非公則此。便教陳登飛騎先至

關。約陳宮為內應。舉火為號。正暗合陳登書中之意。亦是黃昏時三字有以啓之也登徑往報宮曰。曹兵已抄小路到

關內。恐徐州有失。公等宜急回。關呂布又騙陳宮兩邊夾叙都用定筆妙宮遂引眾棄關而走。也着了道兒登就關上

放起火來

不自書中之約亦可謂不肯呂布之令

呂布乘黑殺至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裡自相掩殺只一陳登弄得一

也七顛八倒可知曹操兩間之妙

曹兵望見號火一齊殺到乘勢攻擊陳登前上三書中暗暗補於此妙孫觀等各自四散逃

避去了

易聚易散是賊冠身分此句伏後招安一案

呂布直殺到天明方知是計急急與陳宮回徐州到得城邊

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

前日小沛城上之箭當移於此日射之

糜竺在敵樓上喝曰汝奪吾主城池今當仍還

吾主汝不得復入此城也

更挂不出便糜竺答話妙甚

布大怒曰陳珪何在竺曰吾已殺之矣假話妙若不如說

恐陳登在呂布軍中為其所害也然不知登已早脫身去矣

布回顧宮曰陳登安在

已往小沛賺高順張遼去了

宮曰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

賊手

真是

布令遍尋軍中却只不見

好

宮勸布急投小沛布從之行至半路則見一

彪軍驟至視之乃高順張遼也

奇

布問之答曰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令某等急來

救解

不向陳登那邊叙去却從呂布只邊聽來是用虛叙與前之變

宮曰此又佞賊之計也布怒曰吾必殺此賊只怕殺他不得急驅

馬至小沛只見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引軍守把

叙法虛實俱佳

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登在城上指布罵曰吾乃漢臣安肯事汝反賊耶此時却不面說

布大怒正待攻城忽聽背後喊聲大起一隊人馬來到當先一將乃是張飛突如其來

高順出馬迎敵不能取勝布親自接戰正鬪間陣外喊聲復起曹操親統大軍衝殺

前來

寫張飛後不即寫雲長又夾叙曹操用筆錯落

呂布料難抵敵引軍東走曹兵隨後追趕呂布走得人困馬

乏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一將立馬橫刀大喝呂布休走關雲長在此突如其來

湊巧○看他寫關雲長之來叙法各變妙甚

呂布慌忙接戰背後張飛趕來布無心戀戰與陳宮等殺開條路徑

奔下邳侯成引兵接應去了。

略作一頓○此處點出侯成用筆閉書

關張相見各洒淚言失散之事情致雲長

曰我在海州路上住卻探得消息故來至此張飛曰弟在碓礪山住了這幾時今日

幸得相遇

補寫二人蹤跡只在二公口中有敘有筆

兩個叙話畢一同引兵來見玄德哭拜於地玄德悲喜交集

敘得有情致

引二人見曹操便隨操入徐州糜竺接見具言家屬無恙玄德甚喜陳珪父子

亦來參拜曹操

敘事簡到一筆不漏

操設一大宴犒勞諸將操自居中使陳珪居左玄德居右

呂布生法耶

其餘將士各依次坐宴罷操嘉陳珪父子之功加封十縣之祿授登為伏波將

軍完陳珪父子

且說曹操得了徐州心中大喜

可知在兗州時未嘗遺史忘徐州也

商議起兵攻下邳程昱曰布今

止有下邳一城若逼之太急必死戰而投袁術矣慮布與術合其勢難攻今可使能

事者守往淮南徑路內防呂布外當袁術

此是正意

況今山東尚有臧霸孫觀之徒未曾

歸順防之亦不可忽也

此是餘意

操曰吾自當山東諸路其淮南徑路請玄德當之

使玄德當此

呂往來之要衝亦即驅虎吞狼之計也

玄德曰丞相將令安敢有違

玄德此時不得不應

次日玄德留糜竺簡雍在徐州帶

孫乾關張引軍往守淮南徑路曹操自引兵攻下邳且說呂布在下邳自恃糧食足

備

應前移屯錢糧

且有泗水之險

照後曹操決水

安心坐守可保無虞陳宮曰今操兵方來可乘其寨柵

未定以逸擊勞無不勝者布曰吾方屢敗不可輕出待其來攻而後擊之皆落泗水

矣

豈知此水反為我害

遂不聽陳宮之言過數日曹兵下寨已定操統眾將至城下大叫呂布答

話布上城而立操謂布曰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吾故領兵至此夫術有反逆大罪

而公有討董卓之功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倘城池一破悔之晚矣若早來

降共扶王室當不失封侯之位此非誘布是欲用布也主德在白門樓時正意此耳布曰丞相且退尚容商議主張不定陳

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一箭射中其麾蓋今日城上之一箭不如前日店中之一劍操指宮恨曰吾誓殺汝

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操若攻將軍宮引兵擊其背若來攻城將軍回

救於後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一鼓而破此乃犄角之勢也玄德在城外而致失小布者為與關張退出而城中空虛也若今

陳宮所言則誠大善布曰公言極是遂歸府收拾戎裝時方冬寒吩咐從人多帶綿衣布妻嚴氏

聞之有忙忽閃出一婦人出問曰君欲何往布告以陳宮之謀嚴氏曰君妻全城捐妻子孤

軍遠出倘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女若肯死安得為他人妻只此一語便為貞婦布躊躇未決三日不出

意沒主宮入見曰操軍四面圍城若不早出必受其困布曰吾思遠出不如堅守沒主

宮曰近聞操軍糧少遣人往許都去取早晚將至又在陳宮口中帶將軍可引精兵往斷

其糧道此計大妙布然其言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婚姻之事謀及婦人猶可言也軍旅之事謀及婦人不可言也嚴氏

泣曰將軍若出陳宮高順安能堅守城池倘有差失悔無及矣妾昔在長安已為將

軍所棄幸賴龐舒私藏妾身再得與將軍相聚情緣忽然一落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

將軍前程萬里請勿以妾為念言罷痛哭先以危詞動之又以哀辭訣之布聞言愁悶不決入

告貂蟬貂蟬別來無恙○說謀之妻又謀之妾總是沒主義蟬曰將軍與妾作主勿輕騎自出嚴氏之言詳貂蟬之言略叙法俱佳布曰汝無

憂慮吾有畫戟赤兔馬誰敢近我憤誇戰馬正為後文乃出謂陳宮曰操軍糧至者詐也

操多詭計吾未敢動懼內人偏不肯說是宮出數曰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極說李備布於是

終日不出只同嚴氏貂蟬飲酒解悶飲酒二字謀士許汜王楷入見布進計曰今袁術

在淮南聲勢大振將軍舊曾與彼約婚今何不仍求之彼兵若至內外夾攻操不難

破也此計不出程昱所料布從其計即日修書就着二人前去許汜曰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

布令張遼郝萌兩個引兵一千送出隘口是夜二更張遼在前郝萌在後保着許汜

王楷殺出城去抹過玄德寨眾將追趕不及已出隘口讀者至此為玄德着急郝萌將五百人跟

許汜王楷而去張遼引一半軍回來一軍忽分兩隊一去一回當得變幻到隘口是雲長攔住未及交鋒高

順引兵出城救應接入城中去了此時捉住張遼不且說許汜王楷至壽春拜見袁術呈

上書信術曰前者殺吾使命賴我婚姻今又來相問何也汜曰此為曹操奸計所誤

願明公詳之術曰汝主不因曹兵困急豈肯以女許我楷曰明公今不相救恐辱亡

齒寒亦非明公之福也術曰奉先反覆無信可先送女然後發兵孫策借兵得他玉璽為質呂布借兵又要他女兒為質

質一是死寶一是活寶許汜王楷只得拜辭和郝萌回到玄德寨邊汜曰日間不可過夜半吾

二人先行郝將軍斷後商量停當夜過玄德寨許汜王楷去了郝萌正行之次張飛

出寨攔路郝萌交馬只一合被張飛生擒過去五百人馬盡被殺散李慈許汜王楷有失故郝萌引軍送之不意被

二人反走脫郝萌反被擒焉得變幻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郝萌備

張遼則寫雲長擒郝萌則寫張飛都好

說求救許婚一事。操大怒。斬郝萌於軍門。又死了呂家一個媒人。使人傳諭各寨小心防守。如有走

透呂布及軍士者。依軍法處治。玄德亦在約束之內。各寨悚然。玄德回營。分付關張曰。我等正當

淮南衝要之處。二弟切宜小心在意。勿犯曹公軍令。飛曰。捉了一員賊將。曹操不見

有甚褒賞。却反來說嚇何也。幾子又意。此公發作。玄德曰。非也。曹操統領多軍。不以軍令。何能服

人。弟勿犯之。玄德之意不過在也。下過不敢不低頭耳。然若以此語動張飛。飛必不服。故以軍令當嚴為辭。蓋假語也。關張應諾而退。且說許汜王楷回

見呂布。具言袁術先欲得婦。然後起兵援救。布曰。如何送去。汜曰。今郝萌被獲。操必

知我情。預作準備。若非將軍親自護送。誰能突出重圍。布曰。今日便送去如何。又何言。卒至此。

汜曰。今日乃凶神值日。不可去。明日大利。宜用戌亥時。不惟會做媒。又會選日。布命張遼高順引

三千人馬。安排小車一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却使你兩個送去。次夜二更時分。是戌

初亥。呂布將女。以絲纏身。用甲包裹。負於背上。提戟上馬。只有隨新人的送娘。那有背新人的送。前只有隨新人的紅羅。那有裏新人的。

鐵甲只有坐新人的花轎。那有騎新人的戰馬。可發一笑。放開城門。布當先出城。張遼高順跟着。將次到玄德寨前。一聲鼓

響。關張二人攔住去路。大叫休走。布無心戀戰。只顧奪路而行。玄德自引一軍殺來。

兩軍混戰。呂布雖勇。終是縛一女在背上。只恐有傷。不敢衝突重圍。趙雲懷小兒。却也能衝圍。呂布背女子。不能突圍。

意者玄德之子。紫微早已臨身。奉先之女。紅羅未曾照命耳。後面徐晃許褚皆殺來。眾軍皆大叫曰。不要走了呂布。布見軍

來太急。只得仍退入城。前番是自己這轉。今番是別人起回。玄德收軍。徐晃等各歸寨。端的不曾走透一个。

呂布回到城中。心內憂悶。不獨呂布憂悶。女兒當亦是悶。只是飲酒。聊當送親酒。却說曹操攻城兩月不下。忽報

河內太守張揚出兵東市欲救呂布部將楊醜殺之欲將頭獻丞相却被張揚心腹

將眭固所殺反投大城去了此事只在報人操聞報即遣史渙追斬眭固只一句了因聚眾

將曰張揚雖幸自滅然北有袁紹之憂東有表繡之患下邳久圍不克吾欲捨布還

都暫且息戰如何首攸急止曰不可呂布屢敗銳氣已墮軍以將為主將衰則軍無

戰心彼陳宮雖有謀而遲確今布之氣未復宮之謀未定作速攻之布可擒也機會良不可失

若在袁紹必不肯聽此言郭嘉曰某有一計下邳城可立破勝於二十萬師荀彧曰莫非決沂泗之水

乎嘉笑曰正是此意不消郭嘉說出荀彧早已道着二口如出一心操大喜即令軍士決兩河之水曹兵皆居高原

坐視水滙下邳據陽城中呂布贈操以火下邳城中曹操答布以水畢竟火不勝水下邳一城只剩得東門無水為後漢成盜馬此東門伏案其餘

各門都被水滙眾軍飛報呂布布曰吾有赤兔馬渡水如平地又何懼哉公則無懼矣妻小奈何恐不能

畫獸在背上也乃日與妻妾痛飲美酒只顧自己吃酒不顧他人吃水因酒色過傷形容銷減一日取鏡自照驚曰

吾被酒色傷矣自今日始當戒之遂下令城中但有飲酒者皆斬不戒色而戒酒自己害却酒却戒別人飲酒可笑

說侯成有馬十五匹被後槽人盜去欲獻與玄德將寫侯成盜馬獻曹操先寫後侯成知覺追

殺後槽人將馬奪回諸將與侯成作賀失馬安知非福得馬安知非禍侯成釀得五六斛酒欲

與諸將會飲總要宴者既為特登之會會賓客者亦作處堂之燕有其上必有其下也恐呂布見罪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稟曰托

將軍虎威追得失馬眾將皆來作賀釀得些酒未敢擅飲特先奉上微意亦可謂詞禮交至矣布

大怒曰吾方禁酒汝却釀酒會飲莫非同謀伐我乎此語寔啓其殺機命推出斬之罪不至此酒話註曰子其殺者

第一才子書 卷十 第十九回

殺也宋憲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布曰故犯吾令理合斬首今看眾將之面且打一

百眾將又哀告打了五十背花與飛打曹豹一樣打法但打曹豹是醉棒打侯成是醒棒然後放歸眾將無不喪氣宋憲

魏續至侯成家探視侯成泣曰非公等則吾死矣憲曰布只戀妻子視吾等如草芥

續曰軍圍城下水遶壕邊吾等死無日矣然則水可吊也馬何用賀憲曰布無仁無義我等棄之而走

如何續曰非丈夫也不若擒布獻曹公一個商量要走一個決計侯成曰我因追馬受責而

布所倚恃者赤兔馬也因馬想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因盜馬想

侯成馬後槽人不曾盜得已三人商議定了三人者或則托其防護裏小或則賴其引兵接應皆布之心腹也而布

夜侯成暗至馬院盜了那匹赤兔馬張飛奪馬是一百五十四匹後槽偷馬飛奔東門來東門無魏續

便開門放出却佯作追趕之狀若真追趕呂布侯成到曹操寨獻上馬匹侯成馬不曾獻與玄德

奇備言宋憲魏續插白旗為號准備獻門之說前三人商議時所畫之策乃却於此處翻出曹操聞此言

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一則惑其軍心一則暗約宋魏二人○前陳昱射書令曹操

大將軍曹特奉明詔征伐呂布如有抗拒大軍者破城之日滿門誅戮上至將校

下至庶民有能擒呂布來獻或獻其首級者重加官賞為此諭各宜知悉前叙陳昱書用暗補

法今叙曹特榜却明寫其詞都好

次日平明城外喊聲震地呂布大驚提戟上城各門點視責罵魏續走透侯成失了

戰馬欲待治罪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竭力攻城布只得親自抵敵從平明直到

到日中曹兵稍退

此時宋魏二人不即

布少憩門樓

此門樓其即

不覺睡着在椅上

既非酒醉

宋

憲趕退左右先盜其書

侯成盜馬宋憲盜戰正相對

被責者侯成而自欲擒布者反

便與魏續一齊

動手將呂布繩纏索綁緊緊縛住

不意呂布竟被縛於二人夫非二人之能縛布也布

布從睡夢中

驚醒急喚左右却都被二人殺散把白旗一招曹兵齊至城下魏續大呼已生擒呂

布矣夏侯淵尚未信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書戰來

典韋之死雙戰先亡

大開城門曹兵一

擁而入高順張遼在西門水圍難出為曹兵所擒陳宮奔至南門為徐晃所獲曹操

入城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出榜安民

周敘

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關張侍立

於側提過擒獲一千人來呂布雖然長大却被繩索細作一團

細布

布叫曰縛太急

乞緩之

何事緩急

操曰縛虎不得不急

陳登說他是虎

布見侯成宋憲魏續皆立於側乃

謂之曰我待諸將不薄汝等何忍背反憲曰聽妻妾言不聽將計何謂不薄

責備

布

默然

其意沒

須臾眾擁高順至操問曰汝有何言順不答

好

操怒命斬之徐晃解陳宮

至操曰公臺別來無恙

輕薄

宮曰汝心術不正吾故棄汝操曰吾心不正公又奈何

獨事呂布

亦責備

宮曰布雖無謀不似你說詐奸險操曰公自謂足智多謀今竟如何

好嘲

宮顧呂布曰恨此人不從吾言若從吾言未必被擒也操曰今日之事當如何

惡問

宮大聲曰今日有死而已

操非其倫也

操曰公如是奈公之老母妻子何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之存亡亦在於明公

耳吾身既被擒請即就戮並無挂念並無一操有留戀之意宮徑步下

樓左右牽之不住假惺惺操起身泣而送之假惺惺宮並不回顧假惺惺操謂從者曰即送公臺

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急慢者斬一味權詐宮聞言亦不開口伸頸就刑

眾皆下淚操以棺槨盛其尸塋於許都活操者再矣而操不一活之操真恨人哉後人有詩嘆

之曰

生死無二志 丈夫何壯哉 不從金石論 空負棟梁材 輔主真堪敬

辭親實可哀 白門身死日 誰肯似公臺

方操送宮下樓時布告玄德曰公為坐上客布為階下囚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何

硬布玄德點頭及操上樓來布叫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布今已服矣公為大將布

何軟副之天下不難定也布言如此備愈不肯出言相寬矣操回顧玄德曰何如操意已動玄德答曰公不見丁建

陽董卓之事乎妙極似為操語布目視玄德曰是兒最無信者即不轉門射戟備未發操令牽下樓縊之布回顧

玄德曰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操則負言備不為負布忽一大叫曰呂布匹夫死則

死耳何懼之有未罵曹操先罵呂布未說自己已不眾視之乃刀斧手擁張遼至寫呂布受命高順張遼

操令將呂布縊死然後梟首後人有詩嘆曰

洪水滔滔淹下邳當年呂布受擒時空知赤兔馬千里漫有方天戟一枝

縛虎望寬今太懦養鷹休飽昔無疑變妻不納陳宮諫枉罵無恩大耳兒  
又有詩論玄德曰

傷人餓虎縛休寬董卓平原血未乾玄德既知能咬父爭如留取害曹瞞

却說武士擁張遼至操指遼曰這人好生面善遼曰濮陽城中曾相遇如何忘却操

笑曰你原來也記得遼曰只是可惜奇語操曰可惜甚的遼曰可惜當日火不大不曾

燒死你這國賊因今日之水提起昔日之火炒甚操大怒曰敗將安敢辱吾拔劍在手親自來殺張遼不覺

露出狼惡兇段遼全無懼色引頸待殺所謂兇則死耳何懼之有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一人跪於面前說

道丞相且莫動手正是

乞哀呂布無人救罵賊張遼反得生畢竟救張遼的是誰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趙高以指鹿察左右之順逆曹操以射鹿驗眾心之從違奸臣心事何其前後如

出一轍也至於借弓不還始而假借既且實受豈獨一弓為然哉即天位亦猶是

爾河陽之狩以臣召君許田之獵以上從下皆非天子意也然重耳率諸侯以朝

王曹操代天子而受賀操於是不復復為重耳矣

雲長之欲殺操為人臣明大義也玄德之不欲殺為君父謀萬全也君側之惡除

之最難前後左右皆其心腹爪牙殺之而禍及我身猶可耳殺之而禍及君父則

不為功之首而反為罪之魁矣可不慎哉董承前曾拒催汜以救駕今若能誅曹操是再救駕也馬騰前同韓遂攻催汜曾受密詔今同董承謀曹操是再受詔也前之救駕是實事而後之救駕是虛談前之受詔用虛叙而後之受詔用實寫一虛一實參差變換各各入妙又好在此人受詔處或自受或因人所受以為受或先見詔或後見詔或約來或自至或兩人同來或一人獨至或潛然淚下或咬牙切齒文官有文官身分武臣有武臣氣概人人不同人人如畫真叙事妙品曹操無君之罪至許田射鹿而大彰明較著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袁術之僭其既然而也曹操之篡其將然者也將之與既厥罪維均故自有衣帶詔之後凡興兵討操者俱大書討賊以予之

前有謀誅宦豎之何國舅後有謀誅奸相之董國舅遙遙相對然二人不可同年而語矣進有鳩董后之罪承有拒李傕之功進則靈帝嘗欲殺之承則獻帝傾心託之乃二人之賢否不同而同於敗者進之失在不斷承之失在不密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事欲其秘何必敵血會飲跡恐其露何必立券書名雖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不祚漢無徒為董承咎也

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立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立德曰此等赤心之人正當留用雲長曰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

為後文張遼上山救關公

本操擲劍笑曰我

亦知文遠忠義故戲之耳

恐他人做了人情便說自家是戲好雄權勢真不可及

乃親釋其縛解衣衣之延之上坐

要後則親自夜

劉不殺則解衣延坐怒便加一倍怒愛亦如一倍愛奸雄權勢真不可及

遠感其意遂降操拜遠為中郎將賜爵關內侯使招安臧霸

霸聞呂布已死張遼已降遂亦引本部投降操厚賞之臧霸又招安孫觀吳敦尹禮

來降獨昌豸未肯歸順操封臧霸為瑯琊相孫觀等亦各加官令守青徐沿海地面

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

未識貂蟬亦在其中否則此之後不復知貂蟬下落矣

大搞三軍拔寨班師路過徐州百姓焚香

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操曰劉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來未遲

操自欲取徐州而不欲以予備明矣

百姓叩謝

操換車騎將軍車青權領徐州

為後文關公斬車青張本

操軍回許昌封賞出征人員留玄

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次日獻帝設朝操表奏玄德軍功引玄德見帝玄德具朝

服拜於丹墀帝宣上殿問曰卿祖何人玄德奏曰臣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閣

下玄孫劉雄之孫劉弘之子也

有卷中已叙過此又於玄德口中自叙一番

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令宗正宣讀

曰

孝景皇帝生十四子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勝生陸城亭侯劉貞貞生沛侯劉

昂昂生漳侯劉祿祿生沂水侯劉鬱鬱生欽陽侯劉英英生安國侯劉建建生廣

陵侯劉哀哀生膠水侯劉憲憲生祖邑侯劉舒舒生和陽侯劉誼誼生原澤侯劉

必必生潁川侯劉達達生豐靈侯劉不疑不疑生濟川侯劉惠惠生東郡范令劉

雄雄生劉弘弘不仕劉備乃劉弘子也

帝排世譜則立德乃帝之叔也。歷按宗譜章帝可考正為後文及漢正統張本帝大喜請入偏殿叙叔姪之禮帝暗

思曹操弄權國事都不由朕主。今得此英雄之叔朕有助矣。帝亦有眼力遂拜立德為左將

軍宜城亭侯。皇帝封封得冠冕設宴款待畢立德謝恩出朝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曹操回府

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天子認劉備為叔恐無益於明公操曰彼既認為皇叔吾

以天子之詔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況吾留彼在許都名雖近君實在吾掌握之內

吾何懼哉。操不便備留徐州正是此意吾所慮者太尉楊彪係袁術親戚倘與二袁為內應為害不淺

當即除之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遂收彪下獄命滿寵按治之。前彪是勤帝召操今操即害彪老賊大是

結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孔融與立德北海解圍後至此第二番出現因諫操曰楊公四世清德豈可因袁

氏而罪之乎。操曰此朝廷意也。融曰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操不得已

乃免彪官放歸田里。彪則幸而免操之議即趙彥憤操專橫上疏劾操不奉帝旨擅收大

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趙彥殺之。殺趙彥收楊彪二事俱見陳琳檄中於是百官無不悚懼謀士程昱說操曰

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

天子田獵以觀動靜。觀動靜者觀左古之順逆也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

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絕非亡國之君之言何天之不祐漢也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周

王之獵於東都是天子當陽漢隨即上道遙馬帶寶雕弓金鈚箭排鑾駕出城立德與關張各

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

漢書文武帝獨詳殺劉氏正為關公欲殺曹操本

曹操騎

了黃飛電馬引十萬之眾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

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

可知此時殺曹操不得

文武百官遠侍從誰敢

近前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

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

將有曹操射虎先有玄德射兔以引之

帝喝采轉過土坡忽

見荊棘叢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

弓金鈚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

漢書其鹿為操所得正魏代漢之兆也

群臣將校見了金鈚箭只

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

曹操亦可借萬歲亦可

借手操之威然迎受正以觀眾人之動靜也眾皆失色

此句內伏下馬騰一班人

玄德背後雲長大怒豎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

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

義氣深重操顯眉如飛

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如此便不敢動

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

如此妙會英雄惟安是帝王度量

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

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就自懸帶

衣術篇王曹操竊弓不意一時遂有二陽貨

圍場已罷宴於許田

宴畢駕回許都眾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為國除害

兄何止我玄德曰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

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

大有

雲長曰今日不殺

此賊後必為禍玄德曰且宜秘之不可輕言

雲長兩不得玄德偏耐得

却說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

曰朕自即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淮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

當之後得曹操以為社稷之臣通應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

今日在圍場上負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異日曹操行兇先害重如後及

伏后此時獻帝密謀却因伏后乃及董妃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

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伏完之兄

之兄在先今却於董承之前先將伏完引線敘事妙品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

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

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因一國戚又引出一國戚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

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漏為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吾

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却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

到家見詔可以晝夜晝夜神鬼不覺矣衣帶詔之謀出自伏完而伏完偏不在董承等七人之內却留在後文另作一事讀者所不能測也帝然之伏

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臣有刺血上表者矣未有天子而刺血下詔者也此亦千古奇事暗令伏皇后

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

夜來與后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

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皇帝起身

何地如何創業將說自己先問高皇帝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為不知高皇帝起自泗

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

業

與首卷起處遙遙相處

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

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鄭侯蕭何耶

將命董永先說留侯鄭侯

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

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

功勳承曰臣無寸功

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為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

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

意只在帶却以袍陪之

密語曰

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

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即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繞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

只

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

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有功故有此賜操曰解帶我看

急殺承

承心知衣

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

急殺承

看了半晌笑曰果

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

帶不自解袍却自脫形容畏懼

之態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

右曰長短如何

一邊着急一邊故意賣弄好看

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

急殺

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

謀乎

急殺

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為戲耳遂

脫袍帶還承

董承不肯做操却偏要董承願祇操便不要好誰真奸猾之極

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

看了並無一物

承亦細看袍重

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甚蹤

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為襯縫綴端整亦

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

尋見袍中無物故不更疑及帶承正以袍中無物故更猜及帶

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

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

刀折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

不用自己尋着却用燈花燒出曲折之甚

詔曰

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為先尊卑之殊君臣為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

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爵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

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

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詔

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

為下文隱几而臥伏線

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

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沉思滅操之計付量未定隱几而臥

因一夜不寐之故

忽侍郎王子服

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

露朕字

形容得妙董承於燈影下見血跡一縷京人

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

又為承承

呼承曰國舅好

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

只因一夜睡不着此時睡著耳

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

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

投

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

食漢祿豈無忠心想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

於密室同立義狀開口便要立國書生感其忠義各捨三條以報漢君其言不祥承大喜取白絹一副先

書名書字子服亦即書名書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子服引出一人

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並承文引出一人正

商議聞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來得巧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

妙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罷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

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輯曰為國除害雖死無怨不用廢承先說却用二人自說妙王子服

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亦用連說不重國舅便是證見用連說妙種輯怒曰忠

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同一說之妙承出之言承笑曰吾等正為

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

不止承遂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子服去不多時即同子

蘭至兩人自來一人請生又各不同與眾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京太守馬騰相探一

來今日自來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

袍玉帶而出人將何故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

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即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驕人觀將還故來相辭何見

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否承無言可答騰拂袖

便起曰來時後嗟嘆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彼來時拒之彼去問曰公

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尚氣滿胸臆公乃國之至戚猶自滯於

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

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純用逆騰大怒曰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承曰耳目甚

近請公低聲前山王平服說騰承正告此用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

起身為騰與曹承多為難合又非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

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唇滿口流血為騰又是馬騰身謂承曰公若

有舉動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

飲血為盟天子割取馬騰臂血六人飲血曰吾等誓死負所約其言亦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

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人少故不得人騰教

取駕行驚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因外戚為出一外

宗室眾皆問何人馬騰不慌不忙說出那人來正是

本因國舅承明詔又見宗潢空漢朝畢竟馬騰之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天子血詔從許田起見諸侯定盟亦從許田起見馬騰之知玄德以雲長而知之馬騰之知雲長以許田而知之想見許田當日曹操之橫氣逼人雲長之怒鬚眉皆動文有叙事在後幅而適為前篇加倍襯染者此類是也

兩雄不並立不並立則必相圖操以備為英雄是操將圖備矣又逆知備之必將圖我矣備方與董承等同謀而忽聞此言安得不失驚落箭耶是因落箭而假託聞雷非因聞雷而故作落箭也若因聞雷而故作落箭以之欺小兒則可豈所以欺曹操者俗本多訛故依原本校正之一震之威乃至於此只淡淡一語輕輕瀾過妙在有意無意之間豈真學小兒掩耳縮頸之態耶古史所載後人多有誤解之者即如項羽困於垓下聞漢兵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已盡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是張良韓信欲使羽疑彭城已失亂其軍心耳今人看千金記誤以楚歌為思家之曲勸楚人還鄉夫楚人有家漢人亦有家將解散客兵而先解散我兵為之奈何不知作傳奇者不過分外粧點以圖悅目而乃錯認其事訛以傳訛寧不為識者所笑此時孫策在江東曹操更不以英雄許之直待後來孫權承襲乃始嘆曰生子當知孫仲謀然則此老眼力大是不謬當青梅煮酒之日英雄只有兩

人鼎足尚缺其一也

自軍曹為雲長所殺而曹操之兵端起矣玄德之不欲殺曹者以此時衣帶詔未洩董承謀未露尚欲與操羈縻勿絕陽和而陰圖之耳英雄作事須要審勢量力性急不得玄德深心人故有此等算計雲長直心人別無此等肚腸兩人同是豪傑却各自一樣性格雲長之不及玄德者在此玄德之不及雲長者亦在此

此卷叙劉曹相攻之始而中間夾寫公孫瓚并袁術二段文字瓚之事只在滿寵口中虛寫術之事却用一半虛寫一半實寫不獨瓚術二人於此卷中收場而王璽下落亦於此卷中結局前者漢帝失玉璽今者王璽歸漢帝相去十數卷遥遥相對而又預伏七十回後曹丕受璽篡漢之由有應有伏一筆不漏一筆不繁每見近人紀事叙却一頭拋去一頭失枝脫節病在遺忘未說這邊又說那邊手忙脚亂病在冗雜今試讀三國演義其亦可以閤筆矣

董承義狀上大書左將軍劉備備之繼正統而無愧者此也只左將軍劉備五字消得漢昭烈皇帝五字昔漢高祖討項羽詔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干是名正言順海內歸心今玄德既奉衣帶詔以討賊則仗義執言武侯之六出祁山姜維之九伐中原皆自此詔始矣然備于斬軍曹之後何不便將此詔布告天下乎曰詔詞本以賜董承者也董承在內若速暴之恐害董承故也待承死而後

此詔乃昭然共被于海內耳

殲之亡也。積粟三十萬。術之亡也。積麥三十斛。糧多亦亡。糧少亦亡。何也。曰。二人之無謀等也。無謀等則糧之多少無異也。然殲生平尚有薦玄德之一節可取。若袁術生平直是一無足取。初以發糧而誤人。既乃以絕糧而自斃。天之報施誠不爽哉。

却說董卓等聞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

承轉出馬騰因馬騰願出玄德玄德為主董卓二人不過做一引子耳 承曰。此人雖則係是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

依附曹操與曹操依附董卓同一識見 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眾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

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前卷事又在馬騰服中口中觀寫二編 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

及耳。玄德心事馬騰一語道著 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眾皆散去。次

日黑夜裡。董卓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張

侍立于側。玄德曰。國舅黃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

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

何也。問得 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不說馬騰看見竟說自己看見妙 玄德不

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

憂不太平哉。語殊慷慨 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曹丞相治國。為何憂不太平。

乎前馬橋正說並承反說以試之今董承正說並德反說以試之妙甚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

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

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种輯四

議郎吳碩五昭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馬騰忽將前六人於此處歷歷叙明却在玄德眼中看出妙甚玄德曰公既

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大書將軍書五字連陳吉押

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尚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劉備一人可當百矣何必湊足十人耶玄德曰切宜

緩緩而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玄德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

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計却平種瓜是無聊玄德種菜是有意關張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

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此處且不說明留在後文補出二人乃不復言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

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

緊事不時玄德疑心許褚張遼即讀者亦為驚疑許褚曰不知只教來相請殺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操笑曰

在家做得好大事林殺讀者至此必謂衣帶詔沒矣說得玄德面如土色讀者亦吃一大驚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

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如水上驚鴻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

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

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征張繡時已隔數卷忽於此處補出一段閑文妙絕妙絕今見此梅不可不賞今見此梅亦連想張

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恐是觀物懷人未能忘情故欲以酒解之耳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

已設樽俎盤致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叙得開開雅雅與重承酒至半酣忽陰

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有操與玄德憑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

之變化否說來玄德曰未知其詳得妙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

小則隱芥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

化猶人得志而從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

請試指言之從龍說起漸漸說到英雄又漸漸說到當世人物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一發假操曰

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一味裝呆詐痴操曰既不識

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因術稱帝故首舉術為問不知術操笑

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袁術即於此卷中結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

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為後文求救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

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為後文破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

九州劉景升可謂英雄為後文依託劉表伏筆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看低當世玄

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為後文借筆操曰孫策籍父之名非

英雄也看低當世玄德曰益州牧劉季玉可為英雄乎為後文入川伏筆操曰劉璋雖係宗

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為英雄看低天下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連打三

一樣文法○言韓遂而不及馬騰者正與備共立議狀故隱之耳袁術袁紹劉表孫策張繡韓遂等輩皆何如連打三

碌碌小人何足挂齒

後三人當非操

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只是一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

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曹操曰

誰能當之倒問一句妙甚

只英雄且以並不

知曹操為英雄者

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曹操自以為英雄之心

是以心相待不曾當面說出

今番酒後不覺一語道破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筋不覺落於地下

半响裝呆却被一語道破安得不驚

時正直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筋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為甚說破英雄便

舉止失錯曹操心多安得不疑此

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

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

畏

有淡淡一語妙在將聞言失筋輕輕掩飾過了

真是

操遂不疑玄德

竟破

後人有詩讚曰

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殺人巧借聞雷來掩飾隨機應變信如神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劍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

二人也

與鴻門會樂會非

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

慌忙來相府打聽

此處不說二公吃驚留在後文雲長口中補出好

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真好却見

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

方說天上之龍席問忽然來了二虎

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

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

語甚

玄德亦

笑

倒底只是假

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

語更甚趣樊噲不容有

關張拜謝須臾席散玄德辭

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殺我兩個

補前一筆不獨二公吃驚即讀者亦曾吃驚

玄德以落筋事說與關張關問是

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

前日不說明今日補解之

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我故

失驚落筋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

於玄德口中將前文下一註

關張曰兄真高見操次日

又請玄德正飲間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操召入問之寵曰公孫瓚已被袁紹

破了

一段大文又在滿寵口中一句點出首筆之甚

玄德急問曰願聞其詳

前語河之戰玄德曾救公孫此處不得不急問

寵曰瓚與紹戰不利築

城圍圍圍上建樓高十丈名曰易京樓積粟三十萬以自守戰士出入不息或有被

紹圍者眾請救之瓚曰若救一人後之戰者只望人救不肯死戰矣遂不肯救

瓚之失事在此

因此袁紹兵來多有降之者瓚勢孤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不意中途為紹軍所獲

後陳琳檄中以此罪瓚

瓚又遺書張燕暗約舉火為號裡應外合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却來城外

放火誘敵瓚自出戰伏兵四起軍馬折其大半退守城中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

之樓下放起火來瓚無走路先殺妻子然後自縊全家都被火焚了

前文曹操破呂布却用定寫此處袁紹破公孫

都用虛述一詳一略皆敘事妙品

今袁紹得了瓚軍聲勢甚盛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不恤軍民眾

皆背反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紹欲取玉璽術約親自送至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

若二人協力急難收復已丞相作急圖之

本是探聽袁紹却并接入袁術妙

玄德聞公孫瓚已死追念借

兵薦已之恩不勝傷感

回顧前文如千丈游絲忽又落

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放心不下

不獨玄德欲知其下落即讀者

亦急欲知其下落乃此處偏不叙明直至後古城敗義時方纔出現敘事真有草蛇灰線之奇

因暗想曰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更待何時遂

起身對操曰術若投紹必從徐州過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術可擒矣

可見曹操者酒時第一句便說他英

雄真是假話

操笑曰來日奏帝即便起兵次日玄德面奏君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又差

朱靈路昭二人同行

之好校

玄德辭帝帝泣送之

此時重承想已通消息于帝帝與備已心照矣

玄德到寓星夜收拾

軍器鞍馬挂了將軍印

催促便行

之慌速

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玄德曰國舅忍耐

某此行必有以報命承曰公宜留意勿負帝心二人分別

完却上文安義狀一段事情

關張在馬上問

曰兄今番出征何故如此慌速玄德曰吾乃籠中鳥網中魚此一行如魚入大海鳥

上青霄不受籠網之羈絆也

曹操比備為龍然龍在網羅之中與魚鳥無異故急要脫此羈絆

因命關張催朱靈路昭軍馬速

行

此句亦少不得

時郭嘉程昱考較錢糧方回

虧得二人出外立德故能脫而去

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慌入

諫曰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操曰欲截袁術耳程昱曰昔劉備為豫州牧時某等請

殺之丞相不聽

又將前文一提

今日又與之兵此放龍入海縱虎歸山也後欲治之其可得乎

程昱直欲殺備

郭嘉曰丞相縱不殺備亦不當使之去古人云一日縱敵萬世之患望丞相察

之

郭嘉只欲留備

操然其言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務要追玄德轉來許褚應諾而去

玄德

却說玄德正行之間只見後面塵頭驟起謂關張曰此必曹兵追至也遂下了

營寨令關張各執軍器立於兩邊

如欲斬殺狀掩卷情之必謂下文與許褚交戰矣

許褚至見嚴兵整甲乃下馬入

營見玄德玄德曰公來此何幹褚曰奉丞相命特請將軍回去別有商議玄德曰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吾面過君又蒙丞相鈞語今別無他議公可速回為我稟覆丞

相

數語亦不激不隨

許褚尋思丞相與他一向交好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只得將他言語

回覆另候裁奪便了遂辭了玄德領兵而回

許褚一來如江潮忽起許褚一去又如江潮忽落

回見曹操備述玄德

之言操猶豫未決程昱郭嘉曰備不肯回兵可知其心變操曰我有朱靈路昭二人在彼料玄德未必敢心變道二人同去之意此處方說出況我既遣之何可復悔遂不復追玄德了却言

人有詩嘆玄德曰

東兵秣馬去匆匆心念天言衣帶中撞破鐵籠逃虎豹頓開金鎖走蛟龍

却說馬騰見玄德已去邊報又急亦回西涼州去了

又安放馬

玄德兵至徐州刺史車

曹出迎公宴畢孫乾糜竺等都來參見玄德回家探視老小

一箇空房在京家小自在徐州至此補點出來極周密

一

面差人探聽袁術探子回報袁術奢侈太過雷薄陳蘭皆投嵩山去了

為後劫

袁術聲勢

衰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紹命人召術術乃收拾人馬宮禁御用之物先到徐州來

玄德知袁術將至乃引關張朱靈路昭五萬軍出正迎著紀靈至張飛更不打話直

取紀靈鬪無十合張飛大喝一聲刺紀靈于馬下

音紀靈如此無用知韓門射戟時玄德非真了不得而必望呂布救之也

敗軍奔

走袁術自引軍來關玄德分兵三路朱靈路昭在左關張在右玄德自引兵居中與

術相見在門旗下責罵曰汝叛逆不道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汝當束手受降免你

罪犯袁術罵曰織蓆編屨小輩安敢輕我

還是虎牢關前面孔今日恐用不着

麾兵起來玄德暫退讓左右

兩路軍殺出殺得術軍尸橫遍野血流成渠士卒逃亡不可勝計又被嵩山雷薄陳

蘭劫去錢糧草料欲回壽春又被群盜所襲

代漢書云壽春成虛鐵路公略竟走頭無路矣

只得住於江亭止有

一千餘眾皆老弱之輩時當盛暑糧食盡絕只剩麥三十斛分派軍士家人無食多

有餓死者術嫌飯粗不能下咽

昨日惟位讓國無授垂拱平章不得具膳飯只得飢厭糟糠

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庖人曰

止有血水安有蜜水術坐於牀上大吐一聲倒於地下吐血斗餘而死

未嘗見吃血水奈何尚還席時

建安四年六月也後人有詩曰

漢末刀兵起四方無端袁術太猖狂不思累世為公相便欲孤身作帝王

强暴枉誇傳國璽驕奢妄說應天祥渴思蜜水無由得獨臥空牀嘔血亡

袁術已死姪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被徐瑒盡殺之瑒奪得玉璽赴許都獻

於曹操操大喜封徐瑒為高陵太守此時玉璽歸操為下文曹王受却說玄德知袁術已

喪寫表申奏朝廷書呈曹操令朱靈路昭回許都留下軍馬保守徐州一面親自出

城招諭流散人民復業第一作用是玄德且說朱靈路昭回許都見曹操說玄德留下軍馬

操怒欲斬二人荀彧曰權歸劉備二人亦無奈何操乃赦之彧又曰可寫書與車胄

就內圖之朱靈路昭既無可奈何車胄又復何用操從其計暗使人來見車胄傳曹操鈞旨曹隨即請陳登商

議此事登曰此事極易今劉備出城安民不日將還將軍可命軍士伏於甕城邊只

作接他待馬到來一刀斬之某在城上射往後軍大事濟矣曹從之陳登回見父陳

珪備言其事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登領父命飛馬去報曹操寫書與車胄而不寫書與陳登父子者以其素與玄德相善故耳

正迎著關張報說如此如此本要報玄德却先報了關張原來關張先回玄德在後

句張飛聽得便要去廝殺雲長曰他伏甕城邊待我去必有失我有一計可殺車胄

乘夜扮做曹軍到徐州引車胄出迎襲而殺之飛然其言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

衣甲都同之兵不消扮得當夜三更到城邊呼門城上問是誰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

遠的人馬報知車胄曹急請陳登議曰若不迎接誠有疑若出迎之又恐有詐曹乃

上城回言黑夜難以分辨待明早相見車胄此時雖有主意曹操所以託為心腹城下答應只恐劉備知道疾

快開門抄車胄猶豫未定城外一片聲叫開門車胄披挂上馬引一千軍出城跑過

吊橋大叫文遠何在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大叫曰匹夫安敢懷詐

欲殺吾兄車胄大驚戰未數合遮攔不住撥馬便回到吊橋邊城上陳登亂箭射下

前分道在城上射住後車車胄繞城而走雲長趕來手起一刀砍於馬下陳登本欲先報玄德關張却先斬車胄變幻之極割下首

級提回望城上呼曰反賊車胄吾已殺之眾等無罪投降免死諸軍倒戈投降軍民

皆安雲長將曹頭去迎玄德具言車胄殺害之事今已斬首玄德大驚曰曹操若來

如之奈何是人心人雲長曰弟與張飛迎之是直人心人玄德懊悔不已遂入徐州百姓父老伏

道而接玄德到府尋張飛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玄德曰殺了曹操心腹之人如何

肯休便登曰某有一計可退曹操正是

既把孤身離虎穴還將妙計息狼煙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薦劉備者公孫瓚也殺公孫瓚者袁紹也歸袁紹者袁術也攻袁術者劉備也然

則欲使袁紹救劉備不獨劉備意中以為必無之事即讀者意中亦以為必無之事乃劉備偏往求之袁紹偏肯救之操之與備合而忽離紹之與備離而忽合讀其前卷更不料有後卷事之變文之幻真令讀者夢亦夢不到也

陳登欲求援兵試掩卷猜之必以為求救於馬騰矣乃舍馬騰而求袁紹何也曰馬騰雖同受衣帶詔而徐州之發使於西涼也遠冀州之進兵於許都也近且馬騰勢小袁紹勢大舍其遠者小者求其大者近者亦是英雄見識玄德之求袁紹也以鄭玄為之介紹而首卷敘述玄德生平早有師事鄭玄一語遙遙伏線且鄭玄盧植俱為玄德所師而盧植詳見前文鄭玄直至此處方纔出現一先一後參差錯落極敘事筆法之妙况又於關公斬將之後袁紹興兵之前忽然夾叙馬氏歌姬鄭家詩婢一段風流文字真如霹靂火中偶雜一片清冷雪也

曹操十勝袁紹十敗之說於第十八卷中見之竊謂繼此以後必敘袁曹交鋒之事乃隔著數卷直至斯編方始起兵相持而猶未交鋒也各各奮勇而來各各解散而去虎頭蛇尾可發一笑只因袁紹性格不出謀士料中遂使三國文字竟出今人意外

或疑曹操見檄必怒似宜增病而病反因之而愈其故何也曰此與聞許劭之言而大喜同一意也人莫能識其奸雄而有人焉能識之彼亦自以為知己人莫能

斥其罪惡而有人焉能斥之彼亦自以為快心今有諛人者諛得不著痛癢受諛者必不樂然則罵人者罵得切中要害受罵者豈不覺爽乎武嬰竟賂賓王檄嘆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使武嬰見檄而怒罵賓王便不成武嬰使曹操見檄而怒罵陳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敗不足論而文人之筆千古常伸袁本初雖不能勝曹操徐敬業雖不能除武嬰而陳琳賓王之文至今膾炙人口即謂曹操已為陳琳所殺武嬰已為賓王所誅可也吾所惜者賓王數武嬰之惡已盡陳琳數曹操之惡未盡蓋陳琳草檄之時董妃尚未死伏后尚未弑董承等七人及孔融耿紀等尚未遇害故數操之惡止數得一半耳然而操已聞而汗下矣若使於董妃既死伏后既弑董昭諸人既遇害之後再邀陳琳之筆以罵之其痛快又當何如哉

當劉備立公孫瓚背後之時劉公固儼然座上一諸侯也孰意今日乃俯首而為曹操爪牙又被關張提起放倒呼來喝去直如小兒豈不可恥之甚乎今之居上座者切宜仔細慎勿為立人背後者所竊笑也

玄德獲岱忠二人而不殺尚欲留為講和之地其與袁紹屯兵之河朔遷延不進毋乃同耶曰否紹之力足以戰而不戰備之力不足以戰故不欲戰袁紹性慢是無主意劉備性慢是有斟酌

却說陳登獻計於立德曰曹操所懼者袁紹紹虎踞冀青幽并諸郡帶甲百萬文官

武將極多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

回想舊河一戰則此書求紹似平穩難乃陳登備計及此奇絕

立德曰紹向與我未通

往來今又新破其弟安肯相助登曰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若得其一書致

紹紹必來相助

奇絕此何人耶

立德問何人登曰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何故忘之立德

德猛省曰莫非鄭康成先生乎

不問陳登說出抑用立德說出

登笑曰然也原來鄭康成名立好學多才

嘗受業於馬融融每當講學必設絳帳前聚生徒後陳聲妓侍女環列左右立往聽

講三年自不和視融甚奇之及學成而歸融嘆曰得我學之秘者惟鄭立一人耳立

家中侍婢俱通毛詩一婢嘗忤立意立命長跪階前一婢戲之曰胡為乎泥中此婢

應聲曰蓮言往與逢彼之怒其風雅如此

道學主人備有此戲流侍婢或曰先生有寵姬弟子亦齊詩婢是先生寵流弟子亦風流也○世中欲此一段桓帝

朝立官至尚書後因十常侍之亂棄官歸田居於徐州立德在涿郡時曾師事之

一卷中照應又如十文游歷至此一答

及為徐州牧時時造廬請教敬禮特甚

立德初到徐州時事都從此處補出

當下立德想出此

人大喜便同陳登親至鄭立家中求其作書立慨然依允寫書一封付與立德立德

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紹覽畢目付曰立德攻滅吾弟本不當相助但重

以鄭尚書命不得不往救之

夫劉却不相親初用鄭立聯絡之事出意外

遂聚文武官商議興兵伐曹操謀士田

豐曰兵起連年百姓疲弊倉廩無積不可復興大軍宜先遣人獻捷天子

不得通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然後提兵屯黎陽更於河內增益舟楫繕置軍器分

遣精兵屯割邊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

一國不要顧兵是意在統戰

謀士審配曰不然以明公之神

武撫河朔之強盛與兵討曹賊易如反掌何必遷延日月

一國要顧兵是以勢言意在遲戰

謀士沮受曰

制勝之策不在強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比公孫瓚坐困者不同

一將照公孫瓚一句應前文

棄獻捷良策而興無名之兵竊以為明公不取

又一個不要顧兵意在不在戰

謀士郭圖曰非也兵加曹

操豈曰無名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願從鄭尚書之言與劉備共仗大義剿滅曹賊

上合天意下合民情實為幸也

又一個要顧兵是以理言意在宜戰

四人爭論未定袁紹躊躇未決

沒主意忽

許攸荀諲自外而入紹曰二人多有見識且看如何主張二人施禮畢紹曰鄭尚書

有書來令我起兵助劉備攻曹操起兵是乎不起兵是乎二人齊聲應曰明公以眾

克寡以強攻弱

勢是以討漢賊以扶漢室

理言起兵是也又兩個要顧兵的

紹曰二人所見

正合我心便商議興兵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六人謀則依四人之論

先令孫乾回報鄭玄并約立德準備接應一

面令審配逢紀為統軍田豐荀諲許攸為謀士顏良文醜為將軍起馬軍一十五萬

步軍一十五萬共精兵三十萬望黎陽進發分撥已定郭圖進曰以明公大義伐操

必須數操之惡馳檄各郡聲罪致討然後名正言順

又因郭圖數論引出

紹於是從之遂令

書記陳琳草檄琳字孔璋素有才名桓帝時為主簿因諫何進不聽

連應第二

卓之亂避難冀州紹用為記室

在中央叙陳琳事極開警

當下令草檄援筆立就其文曰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一說語作曩者強秦弱主趙

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追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汚辱

至今永為世鑒將數曹操祖曹騰之惡故必先以趙高作一樣子及臻呂后季年產呂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

梁趙檀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勃朱虛勃朱虛章劉興威奮怒誅

夷逆暴尊立太宗漢文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將數曹

又先以呂產呂祿作一樣子紹隱然以絳侯自比而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官徐璜並作妖

孽又先以呂產呂祿作一樣子紹隱然以絳侯自比而孽孽放橫傷化虐民言騰與十常侍同惡以上先罵其祖父嵩乞乞携養嵩本姓夏侯騰乞乞為己子故因賊假

位與金輦鑿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言嵩以賄賂官至太尉以上罵其父紹自以四世三公家世甚美故先將曹氏家世醜詆一書操贊

聞遺醜聞遺醜本無懿德傑校鋒俠好亂樂禍此方數幕府紹自董統鷹揚掃除兇逆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

詔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可任此叙紹與操共事之由事見第五回中○本是操先起兵請紹為盟主今反說紹自起兵用操為將此文人曲筆也至

乃愚眇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斷數喪師徒指操傷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

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操自領兗州而紹居功亦是曲筆被以虎文變成威柄冀獲秦師一赴之報此

紹第二番不靠曹操請操為盟主而破以虎文乃紹變成威福也秦師是引用孟明事而操遂乘資跋扈恣行凶忒割剝元元殲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詔身首被梟縣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事見第十回中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

事見第十二回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

黨

叛人指呂布

故復援旌援甲席捲赴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

事在第十回中

極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位

此言紹興三

則幕府無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趙順一筆應言操無狀而紹興之與呂相絕

奏書

後會

變駕東反群賊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

此之亂紹興本動王此處皆得好○北鄙之

豫州公孫瓚

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

本係楊彪請帝召操而乃謂是紹興所使亦是則筆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誅者蒙隱戮百寮

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

國極位操因緣雖皆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

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猶宜肅恭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

傷懷

操攻徐州所過發塚掠奪王塚亦被發掘知而不問

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檢金校尉

隙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盜賊之態汗國害民毒施人鬼

加其細政慘苛料防互設層繳充蹊坑阱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

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

為甚三句皆謂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言紹至此猶不而操豺狼

野心替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篡維往者伐鼓北征公

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會其行人

發露瓚亦集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事見第二十一回中以上言紹屢次包圍曹今乃屯

據教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御隆軍之陸螳螂當車語見莊子螳螂舉前兩足狀如執斧故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驍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中黃育馬聘良

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澤紹興高幹為并州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

下宛葉而倚其後前荆州劉表與紹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

沃燁炭有何不滅者哉前言我直彼曲是理勝此又操軍更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

故營部曲咸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餘眾覆亡迫脅

權時徇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回旆反徂登高崗而擊鼓吹楊素揮以啓降路

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此言操無可戰之將勢固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

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

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

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

哉此言將有篡逆之漸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違眾旅叛旅

也言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此段純也即日燕并青冀四州並進紹子照

到荊州使勸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建忠將軍楊震言新州劉表已與張繡兵來助矣州郡各整義兵羅

落境界舉武楊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此段廣我之助又應起處非當之人立非常之功意其得操首

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陞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

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迫之難如律令

紹覽檄大喜即命使將此檄通行州郡并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挂檄文傳至許都時

曹操方患頭風臥病在牀頭風二字近為吉平事作引達為華陀事伏線左右將此檄傳進操見之毛骨悚然出了

一身冷汗不覺頭風頓愈從床上一躍而起陳琳之文勝似華陀之藥顧謂曹洪曰此檄何人所作

洪曰聞是陳琳之筆操笑曰有文事者必須以武畧濟之陳琳文字雖佳其如袁紹

武畧之不足何方嚇得汗出便強言笑語真是好雄遂聚謀士商議迎敵孔融聞之來見操曰袁紹勢大說不

強其部下如許攸郭圖審配逢紀皆智謀之士田豐沮受皆忠臣也顏良文醜勇冠

三軍其餘高覽張郃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孔融此時便有左袒袁紹之意為後文曹操殺

伏或笑曰紹兵多而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智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

而無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歷詆毀謀士之短俱確中其病可見知己知彼不獨能知彼之主亦能知彼之輔也顏良文醜匹夫

之勇一戰可擒其餘碌碌等輩縱有百萬何足道哉首或此一段話與十勝十敗之說連應孔融默然操大笑

曰皆不出荀文若之料遂喚前軍劉岱後軍王忠引兵五萬打著丞相旗號去徐州

攻劉備原來劉岱舊為兗州刺史及操取兗州岱降於操操用為偏將故今差他與

王忠一同領兵皆仕中央補前文之所未及操却自引大軍二十萬進黎陽拒袁紹程昱曰誠恐劉岱

王忠不稱其使操曰吾亦知非劉備敵手為後二人權且虛張聲勢分付不可輕進待

我破紹再勒兵破備劉岱王忠領兵去了曹操自引兵至黎陽兩軍隔八十里各自

深溝高壘相持不戰自八月守至十月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沮受又恨紹不用

其謀各不相和不圖進取果應荀或之言袁紹心懷疑惑不思進兵方起兵時先無主張故今進兵時亦沒緊操乃喚呂

布手下降將臧霸把守青徐于禁李典屯兵河上曹仁總督大軍屯於官渡操自引

一軍竟回許都表曹竟未嘗交手○按注袁紹一邊以下獨叙劉備一邊且說劉岱王忠引軍五萬離徐州一百里下寨

中軍虛打曹丞相旗號未敢進兵只打聽河北消息這裡玄德也不知曹操虛實未

敢擅動亦只探聽河北忽曹操差人催劉岱王忠進戰二人在寨中商議岱曰丞相

催促攻城你可先去王忠曰丞相先差你岱曰我是主將如何先去二人互相推諉亦如審配許攸等互相疑沮

是一樣局忠曰我和你同引兵去岱曰我與你拈鬚拈著的便去王忠拈著先字袁紹與二人議

則從其後者曹操使二人戰則拈其先者只得分一半軍馬來攻徐州玄德聽知軍馬來請陳登商議曰袁本

初雖屯在黎陽奈謀臣不和尚未進取曹操不知在何處聞黎陽軍中無操軍旗號

此事却從玄德口中補出妙如何這裡却反有他的旗號登曰操詭計百出必以河北為重親自監督

却故意不建旗號乃於此處虛張旗號吾意操必不在此

登之料操亦如或之料

玄德曰兩弟誰可

探聽快人張飛曰小弟願往玄德曰汝為人躁暴不可去飛曰便是有曹操也將拿

來快人雲長曰待弟往觀其動靜玄德曰雲長若去我却放心於是雲長引三千人

馬出徐州來時值初冬陰雲佈合雪花亂飄緣見有梅如雪又平白雪如花忽而杯酒忽而平文一年之中不備天時變人事亦變矣軍馬皆

冒雪佈陣躍馬提刀而出想見赤面綠袍人在雪光中分外照耀大叫王忠打話忠出曰丞相到此緣何不降

雲長曰請丞相出陣我自說忠曰丞相豈肯輕見你雲長大怒驤馬向前王忠挺

槍來迎兩馬相交雲長撥馬便走王忠趕來轉過山坡雲長大叫一聲舞刀直取王

忠攔截不住恰待驤馬奔逃雲長左手倒提寶刀右手挺住王忠勒甲縋拖下鞍轡

橫擔於馬上回本陣來王忠直如此易使可笑王忠軍四散奔走以雲長趕散王忠兵亦如湯散雪雲長押解王忠到徐

州見玄德玄德問你乃何人見居何職敢詐稱曹丞相忠曰馬敢有詐奉命教我虛

張聲勢以為疑兵丞相實不在此老實人老實原玄德教付衣服酒食且暫監下待捉了

劉岱再作商議雲長曰某知兄有和解之意故生擒將來玄德曰吾恐翼德躁暴殺

了王忠故不教去此等人殺之無益留之可為解和之地此時尚欲求和以表紹既不決戰而自奮其力未足拒操也張飛

曰二哥捉了王忠我去生擒劉岱來玄德曰劉岱昔為兗州刺史虎牢伐董卓時也

是一鎮諸侯今日為前軍不可輕敵虎牢關事已隔十餘回此處忽然提將出來飛曰量此輩何足道哉我也似

二哥生擒將來便了玄德曰只恐壞了他性命誤我大事飛曰如殺了我償他命快人

諷玄德遂與軍三千飛引兵前進却說劉岱知王忠被擒堅守不出張飛每日在寨

前叫罵岱聽知是張飛越不敢出如此人使當劉備飛守了數日見岱不出心生一計人

忽然用計未嘗等也且傳令今夜二更去劫寨日間却在帳中飲酒妙絕詐醉尋軍士罪過

打了一頓縛在營中曰待我今夜出兵時將來祭旗却暗使左右縱之去妙絕軍士

得脫偷走出營徑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遂聽其說虛

紮空寨伏兵在外是夜張飛却分兵三路中間使三十餘人劫寨放火却教兩路軍

抄出他寨後着火起為號夾擊之二更時分張飛自引精兵先斷劉岱後路中路三

十餘人搶入寨中放火劉岱伏兵恰待殺入張飛兩路兵齊出岱軍自亂正不知飛

兵多少各自潰散前在雪光中照耀亦便今在火光中劉岱引一隊步軍奪路而走正撞見張

飛狹路相逢急難回避交馬只一合早被張飛生擒過去餘眾皆降飛使人先報入

徐州玄德聞之謂雲長曰翼德自來粗莽今亦用智吾無憂矣乃親自出郭迎之非

勸其勇獎飛曰哥哥道我躁暴今日如何得其意玄德曰不用言語相激如何肯使機謀

乘人教之則則直人飛大笑玄德見縛劉岱過來慌下馬解其縛曰小弟張飛誤有冒瀆望

乞恕罪還以兗州刺史待之遂迎入徐州放出王忠一同管待玄德曰前因車胄欲害備

故不得不殺之丞相錯疑備反遣二將軍前來問罪備受丞相大恩正思報效安敢

反耶二將軍至許都望善言為備分訴備之幸也言言早詞一味虛假還劉岱王忠曰深荷

使君不殺之恩當於丞相處方便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玄德稱謝次日盡還原領

軍馬送出郭外劉岱王忠行不上十餘里一聲鼓響張飛攔路大喝曰我哥哥忒沒

分曉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說得劉岱王忠在馬上發顫張飛睜眼挺槍趕來背後

一人飛馬大叫不得無禮視之乃雲長也劉岱王忠方纔放心雲長曰既兄長放了

吾弟如何不遵法令飛曰今番放了下次又來雲長曰待他再來殺之未遲

定是劉岱王忠連聲告退曰便丞相誅我三族也不來了望將軍寬恕二人見雲長之刀

快語劉飛曰便是曹操自來也殺他片甲不回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

岱王忠抱頭鼠竄而去雲長翼德回見玄德曰曹操必然復來孫乾謂玄德曰徐州

受敵之地不可久居不若分兵屯小沛守邳城為犄角之勢以防曹操玄德用其言

令雲長守下邳甘糜二夫亦於下邳安置

乃小沛人也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

與關張屯小沛劉岱王忠回見曹操具言劉備不反之事操怒罵辱國之徒留你何

用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正是

大豕何堪懷虎麟魚蝦空自與龍爭不知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禰衡孔融楊修三人。才同而其品則有不同。楊修事操者也。孔融不事操而猶與操周旋者也。禰衡則不事操而并不屑與周旋者也。三人皆為操所殺。而三人之中。惟衡最剛。故三人之死。亦惟衡獨蚤。操自負奸雄。其才力足以推倒一世。而禰衡鄙夷傲睨。視若無物。非膽勇過人。安能如此。生前既罵曹操。死後又罵王敦。至今鸚鵡洲英靈不泯。豈得僅以文人才士目之耶。或謂罵操如陳琳而不殺之。何以獨忌禰正平乎。操之出使正平於諸侯者。以正平恃才而狂。欲使人磨折他一番。挫其銳氣。然後用之耳。不虞黃祖之遽殺之也。先儒有代曹操責黃祖書。備言此意。予曰不然。為此說者。未知禰陳兩人之優劣也。禰衡罵操以口。陳琳罵操以筆。雖同一罵。而衡之罵操。自罵者也。琳之罵操。代人罵者也。夫自罵之與代人罵。則有間矣。琳之言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使操用之以射人。則其代操罵敵。亦猶是也。陳琳罵操而終於事操。禰衡罵操則必不事操。代人罵者可降。自罵者斷不降。此操之所為不殺琳而必殺衡與。

為劉表計者。既知曹操使禰衡之意。便不當使衡見黃祖。當仍令衡還許都。方是高曹操一頭地。今操借刃於表。表復借刃於祖。是與操一般。見識終在曹操術中。

耳。

董承元宵一夢何其快心。奈此夢不應可為惋惜。雖然天地夢數也。古今夢緣也。人生夢魂也。漢之變而為三國。三國之變而為晉。猶之蕉耳。鹿耳。蝴蝶耳。邯鄲與南柯耳。事之真者何必非夢。則事之夢者何必非真。夢如董承。直謂真焉可矣。

嘗讀墨花記。見冥王坐勘曹操考之問之。打之罵之。或曰此後人欲洩其憤。無聊之極思耳。予曰不然。理應如是。不可謂之戲也。古來缺憾不平之事。有欲反其事以補之者。一曰鄧伯道父子團圓。一曰荀奉倩夫妻偕老。一曰屈大夫重興楚國。一曰燕太子克復秦讎。一曰王明妃再入漢關。一曰侯夫人生逢煬帝。一曰岳武穆寸斬秦檜。一曰南齊雲立滅質。蘭斯皆以天數挽回人心。以人心挽回天數。然則董承劍起曹操頭落。忠魂所結。竟當作如是觀。上醫醫國。其吉平之謂乎。若吉平者。不愧為太醫矣。以其藥醫曹操之頭風。是毒藥也。以其藥醫漢帝之心病。是良藥也。人謂其誤以詐病為真病。不得謂之知病。我謂其能以毒藥為良藥。斯真謂之知醫。惜乎其藥不行耳。欲生人則生之。欲殺人則殺之。能生人是良醫。能殺人亦是良醫。獨怪今之醫家。心則華陀救周泰之心。藥則吉平毒曹操之藥。殺人而猶執生人之方。生人而適作殺人之孽。吾不知其醫術居等也。

孔融薦禰衡一篇文字。十分光彩。閱至此。掀髯稱快。當滿引一大白。禰衡鼓擊三

搦令人泣下。吉平血流九指。令人眦裂。閱至此。慷慨悲懷。當滿引一大白。

此卷起處。正是曹操欲攻劉備。却因招安張繡。放下劉備。忽然接入董承及董承

事露。而有人不知有劉備。至搜出義狀。而曹操始知與承同謀者之有劉備。于是

下文攻劉備。更不容緩矣。然則此卷雖無劉備之事。而實劉備傳中一大關目也。

却說曹操欲斬劉岱。王忠孔融諫曰。二人本非劉備敵手。若斬之。恐失將士之心。操

乃免其死。黜罷爵祿。欲自起兵伐立德。孔融曰。方今隆冬。盛寒。應前書未可動兵。待來

春末為晚也。孔融心向立德來春之說乃緩詞耳可先使人招安張繡。劉表。然後再圖徐州。操然其言。先遣

劉曄往說張繡。曄至襄城。先見賈詡。陳說曹公盛德。詡乃留曄于家中。次日來見張

繡。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正議間。忽報袁紹有使至。繡命入。使者呈上書信。繡覽

之。亦是招安之意。詡問來使曰。近日興兵。破曹操勝負如何。使曰。隆冬寒月。權且罷

兵。與孔融之言相合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故來相請耳。使者口中說便帶出劉表正與陳琳微文中相應詡

大笑曰。汝可回見本初。道汝兄弟尚不能容。何能用天下國士乎。袁術始而誤紹不能以重法斬之。繼而惜紹不

能以大義誅之。紹者正當責其不能討術。不當責其不能容術也。當面扯碎書。叱退來使。張繡曰。方今袁

紹強弱。今毀書。叱使袁紹若至。當如之何。詡曰。不如去從曹操。繡曰。吾先與操有讎。

安得相容。應前第十大回中事詡曰。從操其便有三。夫曹公奉天子明詔。征伐天下。其宜從一也。

紹強盛。我以少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操方弱。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今之錦上添花者好何當厚處納歟不樂何寡

之之處通情請  
聽實謂之論

曹公五霸之志必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焉繡

從其言請劉曄相見曄感稱操德且曰丞相若記舊怨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繡

大喜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繡見操拜于階下操忙扶起執其手曰有小過失勿

記于心

亂其叔母乃曰小過  
失躬他這村老面皮

遂封繡為楊武將軍封賈詡為執金吾使操又得一謀士操即命繡作書

招安劉表賈詡進曰劉景升好結納名流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方可降耳

只此一句引  
出繡正平來

操問荀攸曰誰人可去攸曰孔文舉可當其任操然之攸出見孔融曰丞相

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公可當此任否融曰吾友繡衡字正平其才十

倍于我此人宜在帝左右不但可備行人而已我當薦之天子不曰薦之丞相而曰薦之天子  
融知正平固不為操用者也

於是遂上表奏帝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指漢武帝將弘基業時咨

熙載群士響臻陛下敬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

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一句言其品英才卓犖一句言其才初涉藝文升

堂觀異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

桑私羊武  
帝時人

安世默識

張安世宣  
帝時人

以衡準之誠不足怪一段美其才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

驚嫉惡若讎

任座抗行

任座魏文  
侯時人

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一段美其品只此數語便為繡衡當曾贊本驚鳥累百

不如一鶚

郭嘉程昱等  
皆特為鳥且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詞溢氣空涌解疑釋結臨敵有

餘皆賈誼求試屬國詭條單于

也

詭

終軍欲以長纓牽制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不擢拜臺郎衡與為此

一段言其少年有志

如得龍躍天衢振

異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

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備非常之寶

語亦奇

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清陽阿

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腰裏

古良

絕足奔放良

王

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

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如無可觀采臣等受面

欺之罪

帝覽表以付曹操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

意

禮彌衡仰天嘆曰天地雖闊

何無一人也

便

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

鳥桓語是郭生貢之高祖便起謝今曹操不謝耳

正平之

衡曰願聞操曰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

樂進李典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為從事于禁徐晃為先鋒夏侯

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

曹操自誇其謀臣

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

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

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

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墻徐晃可

使屠猪殺犬夏侯惇稱為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為要錢太守

完體反言之也要錢正言之也

餘皆是衣絮飯囊酒桶肉袋耳得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

教九流無一不曉上可以致君為堯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顏異人處此二句豈與俗子共論

乎衡自贊亦如時只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燕享可

令禰衡充此職衡欲使張遼擊鼓鳴金即以其罪張遼者命衡也衡不推辭應聲而去玩世不恭有詩人謂兮之風遼曰此人出言不

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

以為能故令為鼓吏以辱之奸雄作用故欲辱衡誰知反為衡所算也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槌

鼓舊更云槌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為漁陽三槌音節殊妙淵淵有金

石聲於聲不之器能作金石之音正所謂楚陽阿掌伎者所食也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

何不更衣也衡當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孟嘉落帽以傲桓溫衡裸衣以辱曹操好難而遇桓士大有可觀坐客

皆掩面衡乃徐徐著裋顏色不變真是目無人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

乃謂無禮明道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見自操曰汝為清白誰為汗

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

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前段方說其謀臣將士今却指名曹操曹操之

曹操一篇文字十分光彩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性

曹操一篇文字十分光彩吾乃天下名士用為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性

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用高宗夢傅說事古使有罪者先殺謂之胥靡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

為使如劉表來降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二人扶挾而行強之

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何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正為此耳衡至下馬入見

眾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為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

眾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大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

頭禰衡以美帝為頭不似彼眾人以曹操為頭也眾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

尚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螺虫然則其視曹操不過如蟻中之王蜂中之長耳眾恨而散衡至荊州見劉表舉雖頌

德實譏諷表不喜表好名士而不喜衡衡如葉公之好龍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

何不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

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劉表使見黃祖頭曹操使見劉表之意是操陷刀于表而表復乞諸其鄰而與

之眾皆稱善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眾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

在此當從何便從事中即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為乘此破敵可也

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

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必重待將軍矣與實謂勸張繡相同表曰汝

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

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

官則嵩為天子之臣不得復為將軍死矣先說在前後來不得罪之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

高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高為侍中領零陵太守

果應韓高所言

荀彧曰韓高來觀動靜未

有微功重加此職操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

韓高二人

操曰衡衡辱吾太甚

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

曹操與答

遂遣韓高回荊州說劉表高回見表稱頌朝廷

盛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高大叫曰將軍負高高不負將

軍蒯良曰高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衡

此事不用是叙只在使者口中虛寫

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

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

衡之視人不是死屍即是木偶所以取禍

遂斬之衡至死罵

不絕口

此非黃祖殺之而劉表殺之亦非劉表殺之而曹操殺之也

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于鸚鵡洲邊後人有詩

嘆曰

黃祖才非長者傳衡喪首此江頭而今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

却說曹操知衡受害笑曰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不說自己殺他又說別人殺他反說他自殺奸雄之極

因不見劉表

來降便欲興兵問罪荀彧諫曰袁紹未平劉備未滅而欲用兵江漢是猶舍心腹而

顧手足也可先滅袁紹後滅劉備江漢可一掃而平矣操從之

以上接下前州一邊以下再叙許都一邊

且說

董承自立德去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無計可施建安五年元旦朝賀見曹操驕

橫愈甚感憤成疾

將叔元有飲酒先紅元旦染病老泉詩曰佳節每從愁裡過壯心猶傍醉中來正與此合

帝知國舅染病令隨朝太醫前去

醫治此醫乃洛陽人姓吉名太字稱平人皆呼為吉平當時名醫也平到董承府用

藥調治旦夕不離常見董承長吁短嘆不敢動問知其病也時值元宵吉平辭去承

留住二人共飲飲至更餘承覺困倦就和衣而睡前二十四回中說凡而臥乃是日裡今和衣而睡乃是夜間前因隔夜未眠此因病後困倦得有情

有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承出接入服曰大事諸矣承曰願聞其說服曰劉表結連

袁紹起兵五十萬共分十路殺來之快暢馬騰結連韓遂起西涼軍七十二萬從北殺

來之快暢曹操盡起許昌兵馬分頭迎敵城中空虛若聚五家僮僕可得千餘人來今

夜府中大宴慶賞元宵將府圍住突入殺之不可失此機會之快暢承大喜隨即喚家

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披挂綽槍上馬疾至此有起色矣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同時進兵夜

至一鼓眾兵皆到董承手提寶劍徒步直入見操設宴後堂大叫操賊休走一劍剝

去隨手而倒一路看來竟有負有此快事霎時覺來乃南柯一夢半响數番驚至此句不覺驚與口中猶罵操賊不

止吉平向前叫曰汝欲害曹公乎承驚懼不能答楚莊王將有所謀必屏人獨寢恐夢中漏言正為此也吉平曰國舅

休慌某雖醫人未嘗忘漢某連日見國舅嗟嘆不敢動問恰纔夢中之言已見真情

幸勿相瞞倘有用某之處雖滅九族亦無後悔潘朝文武不及一醫生多矣承掩面而哭曰只恐汝非

真心平遂咬下一指為誓獻帝刺指請紹吉平咬指為誓二指正復相應承乃取出衣帶詔令平視之且曰今之謀

望不成者乃劉玄德馬騰各自去了無計可施因此感而成疾至此方說出真正病原平曰不消諸

公用心操賊性命只在某手中今日醫衛生之手皆如此之可畏承問其故平曰操常患頭風痛入骨髓纔

第一才子書 卷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一舉發便召某醫治如早晚有召只用一服毒藥必然死矣何必舉刀兵乎

一帖藥勝是百萬兵

承曰若得如此救漢朝社稷者皆賴君也

方是真正良醫而不但醫重承身病并醫重承心病不偏重承心病且醫重承心病矣

時吉平辭歸

承心中暗喜步入後堂忽見家奴奉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承大怒喚左右

捉下欲殺之夫人勸免其死

夫人大是說事

各人重責四十將慶童鎖於冷房慶童懷恨黃夜

將鉄鎖扭斷跳牆而出逕入曹操府中告有機密事

前十回中馬字為家童所有此處重承亦同為家童所有則考後詳事雖同而文各異

喚入密室問之慶童云王子服吳子蘭種韓吳碩馬騰五人

只說得五人名

在家主府中商議

機密必然是謀丞相家主將出白絹一段不知寫著甚的近日吉平咬指為誓我也

曾見

秦慶童口中妙在說得不明不白但見白絹不見詔血但知寫字咬指不知所議謂何正如新碑之文不甚可讀而以意度之自能猜測而得也

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董承

只道逃往他方去了也不追尋次日曹操詐患頭風召吉平用藥吉平自思曰此賊

合休暗藏毒藥入府

操之病是假病平之病亦是假病

操臥於床上令平下藥平曰此病可一服即愈

不服平曰乘熱服之少汗即愈

水二鍾姜三片厚不再煎

操起曰汝既讀儒書必知禮義君有疾飲

藥臣先嘗之又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汝為我心腹之人何不先嘗而後進

能進矣

曰藥以治病何用人嘗乎知事已泄縱步向前扯住操耳而灌之操推藥撥地碑皆

迸裂操未及言左右已將吉平執下

事雖未成而吉平之勇過於草諸矣

操曰吾豈有病特試汝耳汝果有

害我之心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執平至後園拷問

此是操坐于亭上將平縛倒於

地吉平面不改容略無懼怯想其懷納入府時操笑曰量汝是个醫人安敢下毒害我必

有人唆使你來你說出那人我便饒你平叱之曰汝乃欺君罔上之賊天下皆欲殺

汝豈獨我乎絕似宛全對秦檜語操再三盤問平怒曰我自欲殺汝安有人使我來先說人皆欲殺不

欲殺更不問人若論有人指使則天下人皆使我來若論無人指使則更無一人使我來也今事不成惟死而已操怒教獄卒痛打打到兩個時

辰皮開肉裂血流滿階操恐打死無可對証令獄卒撤去靜處權且將息極惡傳令次

日設宴請眾大臣飲酒惟董承託病不來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只得俱至一人因恐而不來數

人因恐操用他為操於後堂設席酒行數巡曰筵中無可為樂我有一人可為眾官醒酒吉平善用

醒酒湯教二十個獄卒與吾牽來須臾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拖至階下此是二操曰

眾官不知此人結連惡黨欲反背朝廷謀害曹某今日天敗請聽口詞操教先打一

頓昏絕於地以水噴面吉平甦醒吉平被水噴醒眾官却說曹操嚇醒睜目切齒而罵曰操賊不殺我更待

何時操曰同謀者先有六人與汝共七人耶足七人之數者劉玄德也若添一吉平則八人矣乃白

只是大罵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如坐鍼氈曹操意中八人認作七人曹操座上操教二面打

一面噴平並無求饒之意操見不招且教牽去還不許他眾官席散操只留王子服

等四人夜宴四人魂不附體只得留待操曰本不相留爭奈有事相問汝四人不知

與董承商議何事子服曰並未商議甚事操曰白絹中寫著何事子服等皆隱諱操

教喚出慶童對証子服曰汝於何處見來慶童曰你迴避了眾人六人在一處畫字

如何賴得

慶豐只首得六人

子服曰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被責誣主不可聽也操曰吉平下

毒非董承所使而誰子服等皆言不知操曰今晚自首尚猶可恕若待事發其實難

容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操叱左右將四人拏住監禁次日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

探病

前吉平至南陽府中看病今曹操至董承家中探病都是不懷好意

承只得出迎操曰緣何夜來不赴宴承曰微疾未痊不

敢輕出操曰此是憂國家病耳

曹操賺吉平是假病董承憂曹操是真病

承愕然操曰國舅知吉平事乎承曰不

知操冷笑曰國舅如何不知喚左右牽來與國舅起病

竟欲以吉平三拷當校生七發一前日醒酒是以吉平為湯今日起病是又以吉平

為酒

承舉措無地須臾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

此為三拷吉平

吉平大罵曹操逆賊

操指謂承曰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吾已拏下廷尉尚有一人未曾捉獲

曹操只道一人

不知尚有三人

因問平曰誰使你來為我可速招出平曰天使我來殺逆賊

妙人心所存即天理也

操怒教打

身上無容刑之處承在座觀之心如刀割操又問平曰你原有十指今如何只有九

指平曰嚼以為誓誓殺國賊

絕不抵賴使漢

操教取刀來就階下截去其九指

今之庸醫以十指殺人者亦當以此法殺之

曰一發截了教你為誓平曰尚有口可以吞賊有舌可以罵賊

為張雅陽齒為顧常山舌

操令割其

舌平曰且勿動手吾今熬刑不過只得供招

不知者請至此必以為將供出董承矣

可釋吾縛操曰釋之何礙

遂命解其縛平起身望闕拜曰臣不能為國家除賊乃天數也拜畢撞階而死

立誓言以殺曹操

只是壯志也至死不招董承是其義也被禍最慘性溫厚取則不意國生中乃有此人

操令分其肢體號令時建安五年正月也史官有詩曰

漢朝無起色

賢國有稱平

立誓除姦黨

捐軀報聖明

極刑詞愈烈 慘死氣如生 十指淋漓處 千秋仰異名

操見吉平已死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操曰國舅認得此人否承大怒曰逃奴在此即當誅之操曰他首告謀反今來對證誰敢誅之承曰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操曰王子服等吾已擒下皆招證明白汝尚抵賴乎即喚左右擎下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搜出衣帶詔并義狀操看了笑曰鼠輩安敢如此曹操一向只知有義狀今方知有血詔一向只知有七人矣遂命將董承全家良賤盡皆監禁休教走脫一个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要廢獻帝更立新君曹操此時竟欲為董卓所為矣正是

數行丹詔成虛望 一紙盟書惹禍殃 未知獻帝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嘗詠唐人弔馬嵬詩曰可憐四紀為天子不及羅家有莫愁其言可謂悲矣然楊妃之死死於其兄之誤國董妃之死死於其兄之愛君夫以兄之罪而殺楊妃今人猶為之惋惜况以兄之罪而殺董妃能不為之悼嘆乎哉吾以為董妃之冤冤於太真則獻帝之痛更痛於玄宗矣

以天子之尊而束縛於權臣不得已耳以方伯之重而牽制於小兒亦不得已耶衣帶詔之事既聞董貴妃之事甚慘正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義士發憤立功之日而乃遷延歲月坐失機會天子不能保其嬪妃諸侯且欲戀其家室已之幼子有

疾猶然繫懷君之孕嗣遭殃不為動念以四世三公代食漢祿者反不如醫生之盡節良可嘆也

讀徐文長四聲猿有補衡罵曹操一篇文字將補衡死後之事補罵一番殊為痛快今恨不將陳琳檄後之事再教陳琳補罵一番也雖然惟無瑕者可以戮人袁紹不奉天子之命而襲取冀州欺韓馥又負公孫瓚其罪一催汜之亂不聞勤王其罪二袁術僭號而不能討及術歸帝號而又欲迎之其罪三為紹計者恐我輩言以責操而操亦盡言以責我故一罵之後不敢更罵耳昔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行權力以假仁義聶止之救坐視邢亡楚丘之封直待衛滅又兄弟姊妹之間多慚德焉是以前責楚也不責其僭稱王號吞併諸姬而但問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舍其大而責其小舍其近而責其遠其同此意也夫

田豐前欲緩戰今欲急戰前則無隙可伺今則有虛可乘審時勢而為謀惜袁紹之不能用耳然吾怪郭圖審配獨無一言何也蓋二人與田豐不和故前者豐不欲戰二人以宜戰之說爭之今者豐既欲戰二人更有不宜戰之說助之但從自己門戶起見不從國家大事起見古來朋黨之害往往在此唐有牛李之互持宋有朔洛蜀之角立朝廷且受其患况袁紹一隅之主乎為天下者不顧家立德前敗於呂布遂棄妻小而不顧今敗於曹操又棄妻小而不顧與高祖妻呂后於項

羽正復相同被袁紹室家情重戀戀小兒豈得為成大事之人

袁紹與玄德三番相見第一次在虎牢第二次在磐河第三次在冀州玄德於袁紹三番求救第一次鄭玄作東第二次自己致書第三次單騎親往紹則前倨而後恭備亦昔疎而今密非紹之賢而納備乃備之急而投紹耳前于此者依託呂布又依託曹操後于此者依託劉表又依託孫權熒熒一身常為客子然則備之為君殆在旅之六五云操之敵紹能以寡勝眾備之敵操不能以寡勝眾是備之用兵不如操矣然為將之道在能用兵為君之道不在能用兵而在能用兵之人備之所以敗者以此時未遇諸葛亮耳未遇諸葛雖關張之勇無所用之既遇諸葛雖曹操之智不能當耳而諸葛不為操所得獨為備所得善乎唐太宗之論操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韓信善將兵一將之智也高祖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萬乘之才也豈非操之用兵則勝於備而用人則遜於備與

却說曹操見了衣帶詔與眾謀士商議欲廢却獻帝更擇有德者立之程昱諫曰明

公所以能威震四方號令天下者以奉漢家名號故也今諸侯未平遽行廢立之事

必起兵端矣操乃止

操賊幾為董卓所為而卒未為者以自已曾討董卓故也

只將董承等五人并其全家老小押送各門

處斬死者共七百餘人城中官民見者無不下淚

不特當日見者下淚即今日觀者亦為酸鼻

後人有詩嘆董承曰

密詔傳衣帶

天言出禁門

當年曾救駕

此日更承恩

憂國成心疾 除奸入夢魂 忠貞千古在 成敗復誰論

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

書名尺素矢忠謀 慷慨思將君父酬 赤膽可憐捐百口 丹心自是足千秋

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 怒氣未消 遂帶劍入宮來弑董貴妃

承之妹帝幸之已懷孕五月補叙實當日帝在後宮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

尚無音耗好忽見曹操帶劍入宮面有怒容帝大驚失色宰相面有怒容而天子大驚失色豈不奇絕操曰董

承謀反陛下知否帝曰董卓已誅矣操言董承而帝故意說言董卓蓋操乃今日之董卓也帝意不在卓給暗指操耳帝亦善於詞令操大聲曰不

是董卓是董承帝戰慄曰朕實不知言讀左傳周鄭交質篇王曰無之句為之一嘆今彼帝朕實不知正復相似此時宰相像如問官天子竟似罪人矣 操曰

忘了破指修詔耶帝不能答口詞難真操叱武士擒董妃至帝告曰董妃有五月身孕

望丞相見憐帝因孕而欲求免其身操曰若非天敗吾已被害豈得復留此女為吾後患伏后告

曰貶於冷宮待分娩了殺之未遲后度不能免其身但求全其身宰相作色帝后哀求皆絕奇之事操曰若留此逆種為母報

讎乎天子之詞乃曰逆種是何言與董妃泣告曰乞全屍而死勿令彰露妃度身孕但不能免但求全操令取白

練至面前因乃兄列名於白練帝泣謂妃曰卿於九泉之下勿怨朕躬何言之痛也讀者能言訖

淚下如雨伏后亦大哭操怒曰猶作兒女態耶叱武士牽出勒死於宮門之外總叙至

此一女子具天賦地靈時也後人有詩嘆董妃曰

春殿承恩亦枉然 傷哉龍種並時捐 堂堂帝王難相救 掩面徒看淚湧泉

操諭宮監官曰今後但有外戚宗族不奉吾旨輒入宮門者斬守禦不嚴與同罪為

文伏完事  
露伏筆

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令曹洪統領以為防察祿帝此時如  
生年試中操謂程昱曰

今董承等雖誅尚有馬騰劉備亦在此數不可不除昱曰馬騰屯軍西涼未可輕敵

但當以書慰勞勿使生疑誘入京師圖之可也為後誘殺  
馬騰伏筆劉備現在徐州分布犄角之

勢亦不可輕敵以上將馬劉  
二人並說況今袁紹屯兵官渡常有圖許都之心若我一旦東征劉

備勢必求救於紹紹乘虛來襲何以當之放下馬騰事策劉備  
又因劉備轉策袁紹操曰非也備乃人傑也今

若不擊待其羽翼既成急難圖矣袁紹雖強事多懷疑不決何足憂乎操以玄德為英雄不以  
本初為英雄正與曹操  
煮酒時談  
論相合

正議間郭嘉自外而入操問曰吾欲東征劉備奈有袁紹之憂如何嘉曰紹

性遲而多疑其謀士各相妬忌此據語又添  
此謀士一句不足憂也劉備新整軍兵眾心未服二語為後  
關張部卒

降曹操卒詐投關公  
襲取下邳等事伏筆丞相引兵東征一戰可定矣操大喜曰正合吾意遂起二十萬大軍分

兵五路下徐州下徐州五路分兵攻小沛八面道將  
此五路只虛寫後八面却實叙俱妙細作探知報入徐州孫乾先往下邳報知

關公隨至小沛報知玄德玄德與孫乾計議曰此必求救於袁紹方可解危於是玄

德修書一封此時玄德竟親自寫書  
不必更煩鄭康成矣遣孫乾至河北乾乃先見田豐具言其事求其引進前  
託

鄭玄致書今又託田豐引進不  
啻先之以子貢申之以冉有也豐即引孫乾入見紹呈上書信只見紹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却  
又

怪豐曰今日主公何故如此紹曰我將死矣令人愛少子文  
夫亦如是耶令患疥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  
患者又不過疥癬之疾可發一笑

子惟最幼者極快吾意令人愛少子文  
夫亦如是耶今患疥瘡命已垂絕紹所患者不過小兒之病小兒所  
患者又不過疥癬之疾可發一笑吾有

何心更論他事乎。可豐曰：今曹操東征劉玄德，許昌空虛，若以義兵乘虛而入，上可

以保天子，下可以救萬民，此不易得之機會也。惟明公裁之。勢之言與沮受一味言戰者不同

紹曰：吾亦知此最好，奈我心中恍惚，恐有不利。豐曰：何恍惚之有？紹曰：五子中惟此

子生得最異，倘有疎虞，吾命休矣。遂決意不肯發兵。曹昂死而曹操只哭一與曹芳病而袁紹不肯救劉備袁曹優劣又見如此況前鄭玄致書

之時道承未死血詔未泄今此軍已露之德書中必詳言之乃紹見書而不一發憤可謂無氣乃謂孫乾曰：汝回見玄德，可言其故，倘有不如意可

來相投，吾自有相助之處。袁紹伏筆田豐以杖擊地曰：遭此難遇之時，乃以嬰兒之病

失此機會，大事去矣。可痛惜哉！跌足長嘆而出。真正可惜○玄德求救於紹不出程昱所料袁紹不肯發兵不出郭嘉所料也孫乾見紹

不肯發兵，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具言此事。玄德大驚曰：似此如之奈何？張飛曰：

兄長勿憂，曹兵遠來必然困乏，乘其初至先去劫寨，可破曹操。此計亦可但備不過曹操耳玄德曰：素

以汝為一勇夫耳，前者捉劉岱時頗能用計。今將前事一提及今獻此策亦中兵法乃從其言，分

兵劫寨，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正行間，狂風驟至，忽聽一聲响亮，將一面牙旗吹

折。孫堅之死有風報應曹操之勝亦有風報應操便令軍兵且住，聚眾謀士問吉凶。荀彧曰：風從何方來吹折甚

顏色？旗操曰：風自東南方來，吹折角上牙旗。單務曰角雙務曰門旂乃青紅二色。董承之死只因紅詔一紙白絹一副劉備之敗

却因青紅牙旗一面或曰：不主別事。今夜劉備必來劫寨。張飛之計早被荀文若占出操點頭忽毛玠入見曰：方纔

東南風起，吹折青紅牙旗一面，主公以為主何吉凶？操曰：公意若何？毛玠曰：愚意以

為今夜必有人來劫寨。謀士所見皆高後人有詩嘆曰：

吁嗟帝冑勢孤窮全仗分兵劫寨功爭奈牙旗折有兆老天何故縱奸雄

操曰天報應我即當防之遂分兵九隊只留一隊向前虛紮營寨餘眾八面埋伏山前十面埋伏小沛城外八面埋伏是夜月色微明既寫月又寫月忙中偏有此閑筆玄德在左張飛在右分兵兩隊進發只留

孫乾守小沛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領輕騎在前突入操寨但見零零落落無多人

馬四邊火光大起喊聲齊舉飛知中計急出寨外正東張遼正西許褚正南于禁正

北李典東南徐晃西南樂進東北夏侯惇西北夏侯淵八處軍馬殺來曹操分撥八面之眾前不叙明至此

方點張飛左冲右突前遮後當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見事勢已急盡皆投

降去了正是朱靈路昭及事曹所領之兵也飛正殺間逢著徐晃大殺一陣後面樂進趕到飛殺條血路突

圍而出只有數十騎跟定欲還小沛去路已斷欲投徐州下邳又恐曹軍截住尋思

無路只得望碭山而去按下張飛下文單敘玄德却說玄德引兵劫寨將近寨門喊聲大震後面衝

出一軍先截去了一半人馬夏侯惇又到玄德突圍而走夏侯淵又從後趕來玄德

回顧止有三十餘騎跟隨急欲奔還小沛叙張飛處既詳叙玄德處不得不略然非略也其詳已在張飛劫寨中矣早望見小沛城中

火起順筆虛寫不消是叙妙只得棄了小沛欲投徐州下邳又見曹軍漫山塞野截住去路亦虛寫一句玄

德自思無路可歸想袁紹有言倘不如意可來相投今不若暫住依棲別作良圖選

德河相遇時否正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也遂望青州路而走正逢李典攔住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李典

攔將從騎去了李典在正北夏侯惇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當與三路軍相遇耳一筆不亂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

攔將從騎去了李典在正北夏侯惇在東北夏侯淵在西北玄德望北而逃正當與三路軍相遇耳一筆不亂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日行三百里

奔至青州城下叫門吏問了姓名來報刺史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譚素敬玄德

聞知匹馬來到即便開門出迎袁譚素敬玄德接入公廨細問其故玄德備言兵敗相

投之意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發書報父袁紹一面差本州人馬護送玄德至

平原界口袁紹親自引眾出鄆郡三十里迎接玄德回想虎牢關時真玄德拜謝紹忙答

禮曰昨為小兒抱病有失救援於心快快不安今幸得相見大慰平生渴想之恩禮

多儀虛玄德曰孤窮劉備玄德此時止剩一身自久欲投於門下奈機緣未遇今為曹操所攻

妻子俱陷天子不能保其一貴妃董承等不能保其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故不避羞慚逕來相

投望乞收錄誓當圖報紹大喜相待甚厚同居冀州按下文玄德下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

沛隨即進兵攻徐州糜竺聞雍守把不住只得棄城而走陳登獻了徐州曹操大軍

入城安民已畢隨喚眾謀士議取下邳荀彧曰雲長保護玄德妻小死守此城若不

速取恐為袁紹所得或已知備之操曰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若得之以為己用不若令

人說之使降欲說降關公郭嘉曰雲長義氣深重必不肯降曹操但知其武藝人若使人說之

恐被其害帳下一人出曰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願往說之眾見之乃張遼也回想白

教之事已隔數卷程昱曰文遠雖與雲長有舊吾觀此人非可以言詞說也某有一計使

其進退無路然後用文遠說之彼必歸丞相矣正是

整備窩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未知其計若何且聽下文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4



線

857.4523

6546

19

v.5

舊籍